



尚書註疏卷第十七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儁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蔡叔既沒傳以罪放而卒

王命蔡仲踐諸侯位傳成王

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

作蔡仲之命傳冊書命之

蔡仲之命傳

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

疏蔡叔至之命○正義

曰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位封為國君以策書命之史敘其事故作蔡仲之命○傳成王至相及○正義曰編書以世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王命蔡仲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為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為後者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傳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王

崩時

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

車七乘傳

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

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

○辟婢亦反徐扶亦反乘繩證反從

才用反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傳

罪輕故退為庶人

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為霍侯子孫為晉所滅

蔡仲克

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傳

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

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

事○圻巨依反下同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傳叔之所封圻

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

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

疏惟周至之蔡○正義曰惟周公於武王崩後其

位為冢宰之卿正百官之治攝王政治天下於時管
 蔡霍等羣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乃以王命致法殺
 管叔於商就殷都殺之囚蔡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
 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於庶人若今除名為民三
 年之內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
 敬德周公為畿內諸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為已之卿
 士周公善其為人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於王
 國之於蔡為諸侯也○傳致法至國名○正義曰周
 禮有掌囚之官鄭云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拘繫
 之是為制其出入不得輒行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
 相傳為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
 地任其自生此則徙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
 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為國名杜預云管
 在滎陽京縣東北○傳罪輕至所滅○正義曰言羣
 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以其不死
 不遷直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監殷民周公
 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在京邑聞管蔡
 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世

家云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弟封叔處於霍
 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為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
 乃更爵祿蓋復其舊封封為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
 滅霍既子孫得為國君為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
 封也世家惟云封霍不聞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
 據而知之○傳蔡仲至治事○正義曰周禮冢宰以
 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
 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
 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
 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
 舉之以為已卿士是為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
 周公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
 復封之於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
 就封留佑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為卿士
 馬遷說之謬爾○傳叔之至戒之○正義曰仲之所
 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
 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
 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

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
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叔
封圻內或當有以知之但
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
明當受教訓胡仲名順其事而告之
王若曰小子胡傳言小子

惟爾率德改行

克慎厥猷

傳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歎

其賢

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

傳以汝率

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為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

之國當修己以敬哉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傳

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所以為惟

忠惟孝

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

傳汝

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無解怠

以垂法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

率乃祖文王之彝

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傳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父

違命為世戒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

懷

傳

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心

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已者則歸之

為善不同同歸于

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傳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

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

○治直

爾其

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傳

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為必慎其初念其終

則終用不困窮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

兄弟傳

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

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

懋音茂蕃

康濟小民

方元反注同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傳

汝為政當安小民之居

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為小聰明作異辯

以變亂舊典文章

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

一人汝嘉傳

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

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度

如字

注同斷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傳

歎

丁亂反

而勅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

欲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

疏

侯于東土○正義曰此使之為諸侯於東土爾

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于蔡伯荒立卒于宮侯

立自此以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即為侯也蔡伯

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傳汝當至惟孝○正義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傳

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

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踐似淺反馬

同大傳云藉也

數色角反

覆芳服反

傳

為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亡○政

如字馬本**疏**成王東至王政○正義曰周公攝政之
 作正云正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
 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
 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叛徙奄民作誥命
 之辭言平淮夷徙奄之政令史敘其事作成王政之
 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逆之民以為王者政令故以
 成王政為篇名○**傳**成王至反覆○正義曰洛誥之
 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即政初事
 編篇以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
 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
 伯禽伯禽既為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
 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
 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
 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
 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即云未聞費
 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責殷
 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若武王伐
 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再爾安得至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

傳

已滅奄而徙其君及

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鄭玄讀踐為翦翦
 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即是踐滅之事故孔以
 踐為滅也下篇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是滅其
 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故也

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蒲
 徐又扶各反馬本**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作薄近附近之近**傳**言將徙
 奄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作冊書告令之亡

疏

成王既至作蒲姑○正義曰成王既踐滅奄國將遷
 其君於蒲姑之地周公告召公使作冊書言將遷奄
 君於蒲姑之地史敘其事作將蒲姑之篇○**傳**已滅
 至化之○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
 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
 蒲姑為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

之知今遷奄君臣於蒲姑為近中國教化之必如此
言則奄去中國遠於蒲姑杜預云奄闕不知所在鄭
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
奄奄似遠於淮夷也○傳言將至之亡○正義曰禮
天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殺其君而擇立次賢者故
知所徙者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周公
告召公其篇既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
召公使為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多方第二十

周書

成王歸自奄

傳伐奄歸

在宗周誥庶邦

傳誥以禍福

多方

多方

傳衆方天下諸侯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傳周公歸政之明年

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

月還至鎬京○費疏成王至多方○正義曰成王歸

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咸告天下諸

侯國史敘其事作多方○傳衆方天下諸侯○正義

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

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

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令其無

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

之多士獨言諸侯者舉其尊者以其篇主告殷之諸

侯故也○傳周公至鎬京○正義曰以洛誥語歸政

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二

二

傳宗禮

親征奄滅其國以明二者為一時之事也上序言成
 王伐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當時淮夷徐戎並
 起為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國
 誓衆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
 以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為此故也傳
 言五月還至鎬京明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
 孔悝之鼎銘云即宮於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
 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
 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
 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在
 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
 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

國多方

傳 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別

王自告 ○ 別彼

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

不知

傳 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降汝命謂誅紂也言

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

疏 周公至不知 ○ 正義

告衆方之諸侯曰我王順大道以告汝四方之國多
 方諸侯惟爾殷之諸侯正民者我武王大下汝天下
 民命誅殺虐紂汝諸侯天下之民無有不知紂以暴
 虐取亡欲令其思念之 ○ **傳** 周公至自告 ○ 正義曰
 成王新始即政周公留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令諸
 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以明
 周公宣成王之意也猷道也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
 四方也既言四國又言多方見四方國多也不直言
 王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
 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
 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
 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 ○ **傳**
 殷之至取亡 ○ 正義曰諸侯為民之主民所取正故
 謂之正民民以君為命死生在君天下之命在於一
 人紂言我大黜下汝之民命正謂武王誅紂也言天
 下無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使思念之令其心奔殷

而慕周也**洪惟圖天之命弗求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
傳大惟為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

天下至戒於夏以譴告之謂災異○譴弃**有夏誕厥**

逸不肯感言于民傳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

不肯憂言於民無憂民之言**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

于帝之迪傳言桀乃大為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

天之道○迪徒歷反馬本作**乃爾攸聞**傳言桀之惡

乃汝所聞攸云所也行下孟友**乃爾攸聞**傳言桀之惡

之事言夏桀大惟居天子之位謀上天之命而不能長敬念于祭祀惟天下至戒於夏桀謂下災異譴告

之其見災而懼改修政德而有夏桀不畏天命乃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

言夏桀乃復大為淫昏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勉於天之道言不能一日行天道也桀之此惡乃是汝之所

聞言不虛也○傳大惟至災異○正義曰上天之命去惡與善凡為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已而去常須

敬念祭祀天所譴告謂下災異天不言**厥圖帝之命**故下災異以譴告責人主與自修政也

不克開于民之麗傳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所

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麗力馳反**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因甲于內亂傳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殘虐

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言昏甚○重

反又直龍反**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傳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七

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情於治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傳桀洪舒

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憤而逆命於是桀日

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憤勅二反疏厥

劓魚器反

至夏邑○正義曰又言桀惡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

發於民之所施政教正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於民

桀乃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外不憂民內不

勤德因復甲於二者之內為亂之行桀不能以善道

奉承於衆民無大惟進之恭德而大舒情於民言桀

不能進行恭德而舒情於治民桀既舒情於民故亦

惟有夏之民貪饕忿憤而違逆桀命於是桀日日尊

敬殘賊之臣能劓割夏邑者任用之使威服下民也

○傳桀乃至昏甚○正義曰釋詁云崇重也桀既為

惡政無以峻改乃復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

言其殘虐大也夾聲近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於二

事之內而為亂行故傳以二事充之外不憂民內不

勤德桀身夾於二亂之內言其昏闇甚也鄭王皆以

甲為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為禍亂鄭云習為鳥

獸之行於內為淫亂與孔異也○傳言桀至治民○正義曰民當奉主而責桀不能善奉於民衆者君之

降顯休命于成湯傳

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

懈情桀乃無大惟進於恭德而大舒緩懈情於治民

令民益困而政益亂也○傳桀洪至賊臣○正義曰

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桀既不憂於民故民亦

違逆桀命為貪饕忿憤之行文十八年左傳云縉雲

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

餮說者皆言貪財為饕貪食為饕饕即叨也叨饕謂

貪財貪食也忿憤言忿怒違理也民既如此桀無如

之何惟日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性能殘賊者任用之

邑者謂性能殘賊者任用之

之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

刑殄有夏惟天

不昇純

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昇必二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天所以

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

久多享國故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惟桀之所謂恭人眾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

所任任同已者

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傳

桀之眾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于百端所為言

虐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

疏

天惟至克開○正義

曰天惟桀惡之故更求民主以代天乃大下明美之

命於成湯使之代桀王天下乃命湯施刑罰絕有夏

惟天不與夏桀亦已大矣天所不與之者乃惟此桀

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於多享國故也

義民實賢人也夏桀不用惟夏桀之所謂恭人眾士

者大不能用明道安存享於眾民乃相與惟行暴虐

於民至于百端所為言虐無所不作大不能開民以

善其臣與桀同惡夏家所以滅亡也○傳惟桀至已

者○正義曰惟桀之所謂恭人眾士實非恭人亂主
所好用同已者以其同已謂之為恭人實非善人故
不能明享於民杜預訓享為受受國者謂受而有之
此言不能安享於民謂不能安存享受於民眾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傳乃惟成湯

能用汝眾方之賢大代夏政為天下民主

慎厥麗乃

勸厥民刑用勸

傳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

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

罰亦克用勸傳

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

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

○相息亮反去

反羌呂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傳帝乙已上安察囚情絕戮眾罪亦能用勸善開放

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要一遙反又一

妙反注同殄亭遍

反上時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傳

今

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眾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

亦反○辟必疏乃惟至之命○正義曰桀殘虐於民乃惟

下民主慎其所施政教於民民乃勸勉為善其民雖

被刑殺亦用勸勉為善非徒湯聖後世亦賢自湯至

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慎刑罰亦

能用勸勉為善要察囚情絕戮眾罪亦能用勸勉為

善開放無罪亦能用勸勉為善今至於汝君紂反先

王之道不能用汝多方之民享有上天之命由此故

被誅滅汝等宜當知之不當更令如殷也○傳乃惟

至民主○正義曰大代夏者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

謂之大代夏也王肅云以大道代夏為民主○傳湯

慎至刑清○正義曰慎厥麗者總謂施政教爾但下

句言刑用勸勸用刑則厥麗之言有賞賞謂賞用勸

也但所施政教其事既多非徒刑賞而已舉事得中

民皆勸也政無失刑無濫民以是勸善言政刑清○

傳帝乙至勸善○正義曰將欲斷罪必受其要辭察

其虛實故言要囚也殄戮多罪罪者不濫開釋無罪

者不枉殺人不縱有罪亦是政刑清故能用勸善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傳

歎而順

其事以告汝眾方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

放**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

命屑有辭傳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眾方

大為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

故見誅滅也疏嗚呼至有辭○正義曰周公先自歎

言告人謂之誥我告汝眾方諸侯非天用廢有夏夏

桀縱惡自棄也非天用廢有殷殷紂縱惡自棄也又

指說紂惡乃惟汝君殷紂用汝眾方之民大為過惡

者共此惡人謀天之命其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

以此故**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

間之傳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

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

無親佑有德○間間疏乃惟至間之○正義曰更說

政不能成於享國所謀皆是惡事故天下是喪亡以

禍之使有國聖人來代之言皇天無親惟佑有德故

以聖君代闇主也湯是**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傳後

夏之諸侯故云有國圖厥政不蠲烝天惟

王紂逸豫其過逸言縱恣無度

降時喪傳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其喪亡

謂誅滅○蠲吉玄反馬云明也一音惟聖罔念作狂

圭烝絕句之承反馬云升也惟狂克念作聖傳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七

十三

故滅亡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傳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奠其改悔而紂大

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

年還師二年

疏

乃惟至念聽○正義曰更說紂亡之

恣無度紂謀其為政不能絜進於善惟行惡事天惟

下是喪亡以禍之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

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紂雖狂愚奠其念善也計紂

為惡早應誅滅天惟以成湯之故故積五年須待閑

暇湯之子孫縱緩多年奠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

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由是天始改意故誅滅

之○傳惟聖至滅亡○正義曰聖者上智之名狂者

下愚之稱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

為狂狂必不能為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

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者方言

天須暇於紂奠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實

也謂之為聖寧肯無念於善已名為狂豈能念善中

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舉狂

聖極善惡者言之○傳天以至二年○正義曰湯是

創業聖王理當祚胤長遠計紂未死五年之前已合

郭切

書經卷七

十三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傳

非曲念湯德延此歲年也

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之示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

之以為法教爾其實非天不知紂狂望其後改悔亦

宜然而云以湯故須暇之者以殷紂惡盈久合誅滅

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

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津十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

至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

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為五年文王受

聽者由是天始滅之五年者以武王討紂初立即應

待閑暇湯之子孫奠其改悔能念善道而紂大為民

主肆行無道所為皆惡事無可念者言皆惡言無可

聽者由是天始滅之五年者以武王討紂初立即應

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為五年文王受

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

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津十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

至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

宜然而云以湯故須暇之者以殷紂惡盈久合誅滅

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之示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

之以為法教爾其實非天不知紂狂望其後改悔亦

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
以代者 **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 (傳)

惟汝衆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

衆言以仁政得人心

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傳)

言周文

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

○任 **天惟**

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傳)

天以我用德之

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代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

衆方之諸侯

(疏)

天惟至多方○正義曰天以紂惡之故將選人代之惟求賢人於汝衆方

大動紂以威謂誅去紂也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欲
以伐紂惟汝衆方之君悉皆無德無堪使天顧之惟

我周王善奉於衆能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
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作天子也天惟以我用德之

故故教我用美道大與我殷王之命我代殷為
王正汝衆方諸侯言天授我以此位也(傳)天惟至

代者○正義曰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言欲選賢以為
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謂誅殺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

天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聖德者天迴視
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

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亦顧天此
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天顧人

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於
彼故皆以天言之(傳)天以至諸侯○正義曰周以

能行美道乃得天顧復言天用教我美道者人之美
惡何事非天由為美道為天所顧以美歸功於天言

教我用美道故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

命 (傳) 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

謂誅管蔡商奄之君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

汝

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欲其戒四國崇

和協

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夾近也汝

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為不安乎

○夾音協注同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

命

傳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

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

傳汝所蹈行數為不安汝

心未愛我周故○數色各反

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

天命

傳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

爾

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傳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

汝乃自為不常謀信于正道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

時其戰要囚之

傳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

教告之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

朋黨

○要一遙反訊音信倡音唱

至于再至于三

傳再謂三監淮

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

乃有

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傳我教告戰要囚

汝已至再三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乃其

大罰誅之

○殛訖力反本又作極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

徐有倫

爾自速辜

傳

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

自召罪以取誅

疏

今我至速辜○正義曰今我何敢多以言誥告於汝眾而已我惟大

下黜汝管蔡商奄四國之君也民命謂民以君為命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既殺汝四國君矣汝何不以誠信之心行寬裕之道於汝眾方諸侯欲令懲創四國務崇和協言汝眾方諸侯何不崇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受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今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畋汝故田其安樂如此汝何得不順從王政以廣大天之命而自懷疑乎汝乃復所蹈行者數為不安時或叛逆是汝心未愛我周家故也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為此不常謀信於正道言其心不常謀正道故為皆違之心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之故其以言

辭教告之我惟汝如是不誠信於正道之故其用戰伐要察囚繫之由汝數為不信故我教告汝戰伐要囚汝至於再至於三我教告汝戰伐要囚汝已至再三如今而後乃復有不用我命者我乃其大罰誅之言我更將殺汝也非我有周執德不安數設誅罰乃惟汝自召罪也此章反覆殷勤者恐其更有叛逆故丁寧戒之○傳今我至之君○正義曰我今何敢多為言誥而已實殺其君非徒口告管蔡商奄皆為叛逆受誅故今因奄重叛而追說前事言下四國民命王肅以四國為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有此罪則必誅之謂戒其將來之事與孔不同○傳夾近至安乎○正義曰夾其旁旁是近義故為近也諸國疎遠周室不肯以治為功故責之顧氏云汝眾方諸侯何不常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上天之命而今何以不自安乎○傳今汝至疑乎○正義曰主遷於上臣易於下計汝諸侯之國應隨殷降黜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畋汝故田田宅不易安樂如此汝何不順從我周王之

政以廣上天之命使天多佑汝何故畏我周家自懷
 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居臣民重田故云畋汝
 故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今人以營田求食
 謂之畋食即此畋亦田之義也○傳汝未至正道○
 正義曰事君無二臣之道為人臣者常宜信之汝未
 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汝數為叛逆是汝乃自為此不
 常謀信於正道○傳我惟至朋黨○正義曰教告與
 戰要囚連文則告以文辭是將戰之時教告謂伐紂
 之事昭十三年說戰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帥
 是將戰之時於法當有文辭告前敵也我惟汝如是
 不謀信於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辭訊告也告
 以文辭數其罪也其戰要囚之謂戰敗其師執取其
 人受其要辭而囚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囚執其朋黨
 也此雖總言戰事但下有至於再三明此指伐紂也
 ○傳再謂至之事○正義曰以伐紂為一故再謂攝
 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
 言上迪屢不靜之事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傳

王歎而以道告汝眾方與眾多士

今爾奔走臣我監

五祀

傳監謂成周之三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眾士

今汝奔走來徙臣服我監五年無過則是還本土

越

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傳於惟有相長事

小大眾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臬

反馬作剝
長竹丈反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

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傳大小多正自為不和汝

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

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

爾尚不忌于凶

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傳

汝庶幾不自忌入於凶德

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

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

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傳

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

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

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

音悅

天惟畀矜爾我

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傳

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

有周惟其大大賜汝言受多福之胙

迪簡在王庭尚

爾事有服在大僚傳

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

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

疏

王曰嗚呼猷至大僚○正義曰

王言而歎曰嗚呼我以道告汝在此所有四方之多

士謂四方之諸侯及與殷之眾士謂頑民遷成周者

因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徧使諸侯知之此章

皆告成周之人辭也今汝成周之人奔走勤事臣我

周之監成周者五年無罪過則聽汝還本土於惟有

相長事謂小大眾正官之人汝無有不能用法欲其

皆用法也小大眾正官之人自為不和汝眾官等自

當和之哉汝等親近室家不相和親汝亦當和之哉

汝邑內之人若能明於和睦之道汝惟能勤於汝之

職事言是其教之使然汝能庶幾不自相怨忌入於

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之道常在汝之

職位不黜退也汝若能善相教誨使我簡閱於汝邑

善汝之事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得

反本土長得勤畋汝故田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

我有周惟其大大賞賜汝汝非但受賞而已其有蹈

大道者得在王庭被任用庶幾汝事有所服行在於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之三

也有方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與殷多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者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傳監謂至本土○正義曰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家衆士也五年再閏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傳於惟至用法○正義曰胥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即小大衆正官之人也○傳汝庶至汝位○正義曰和順為善德怨惡為凶德忌謂自怨忌上言自作不和是怨忌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此戒小大正官之人故云敬常在汝位○傳汝能至邑里○正義曰閱謂簡閱其事觀其具足以否故言閱具於汝邑介大也以汝所謀為大善其治理聽還本國也是由在洛邑修善得反其邑里王肅云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傳王歎而言曰衆士汝

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

曰不享於汝祚矣

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

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傳若爾乃

為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我則

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徙之

○頗破多反探吐疏

王曰嗚呼至爾土○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成周之衆士汝若不能勸勉信用我之教命汝則惟不能多受天福祚矣凡民惟曰不享於汝祚矣汝乃惟為逸豫惟為頗僻大遠弃王命則惟汝衆方自取天之威刑我則致天之罰於汝身將遠徙之使離遠汝之本土○傳王歎至祚矣○正義曰勸信我命勸勉而信順之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言民亦不願汝之子孫長久矣○傳若爾至徙之○正義曰成周一

邑之士不得謂之多方此蓋意在成周遷者兼告四方諸國使知亦如康誥王告康叔并使諸侯知之離遠汝土更遠徙之鄭云分
離奪汝土也與孔異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傳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

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傳又誥汝

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怨我解所以

再三加誅之意疏王曰我至我怨○正義曰王曰我

已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則凶汝命吉凶在此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再三被誅者是惟汝初不能敬於和道故致此爾汝自取之則無於我有怨傳又誥至之意○正義曰又告者更言王意又謂汝曰也以上王誥已終又起別端故更稱王又復言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誥庶邦則此篇是王親誥之辭

直稱王曰者是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又曰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又曰者是王又復言曰也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周公作立政傳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

立政為戒

立政傳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傳順古道盡禮致

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用咸戒

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傳

周公用

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

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

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任而鳩反準之允

反綴徐之衛反又之

劣反賁音奔長之丈反除篇末文注以長直良反餘並同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

鮮哉傳

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鮮

息淺

反疏周公至鮮哉○正義曰王之大事在於任賢使

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周公順古道而告王曰我敢拜手稽首告嗣世天子成王今已為王矣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

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

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

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而歎

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置

得賢人者少也○傳順古至不慎○正義曰周公既

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其事

欲命受其言故盡禮致敬以告王也召誥云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

成王未親王事此時既已歸政於成王故言今已為

王矣不可不慎也王肅以為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

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傳

周公至其人○正義曰此以立政名篇知用成戒者是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也三公臣之尊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七

五

衣服必連綴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者周禮大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掌衣服者當是大僕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王者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言其急於餘官得其人者文官得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違才易務皆為非其人也○傳歎此至者少○正義曰此五官皆親近王故歎此五者立政之本也休美也王肅云此五官美哉是休茲為美此五官也歎其官之美美官不可不委賢人用之故歎之知憂得其人者少下句惟言禹湯文武官得其人是知憂得人者少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

大競籲俊尊上帝

傳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

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傳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

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臯陶所謀○忱市林反恂音荀行如字徐

下孟反**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

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傳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

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

人則此惟君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

無義民

傳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

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

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桀德惟乃弗作往任**

是惟暴德罔後

傳

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

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

疏

古之人至罔後。正

義曰既言知憂得人者少乃遠述上世之事此言禹與桀也古之人能用此求賢之道者惟有夏禹之時乃有羣臣卿大夫皆是賢人室家大強猶尚招呼賢俊之人與共立於朝尊事上天禹之臣蹈知識誠信於九德之行者乃敢告教其君曰我敢拜手稽首君今已為君矣不可不慎也戒其君即告曰居汝掌事之六卿居汝牧民之州伯居汝平法之獄官使此三者皆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不得賢人不成為君也禹能謀所面見之事無所疑惑用大明順之德則乃能居賢人於官賢人在官職事修理乃能三處居無義之民善人在朝惡人黜遠其國乃為治矣及夏末年桀乃為天子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暴德之人以此故絕世無後得賢人則與任小人則滅是須官賢人以立政也。○傳古之至上

天。○正義曰經言古之人迪傳言古之人道當說古之求賢人之道也王肅云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為天子也其意言古人之道說有此事孔意似不然也孔以大夫稱家室猶家也顓訓呼也招呼者乃是臣下之事故以為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在外賢俊與之共立於朝尊事上天也言君既求賢臣之助言天子事天臣成君事故言共尊事上天。○傳禹之至所謀。○正義曰九德之行非一人能備言禹之臣蹈知九德之行極言其賢智大臣也禹時伯益之輩乃可以當此經典之文更無九德之事惟有臯陶謀九德臯陶所謀者即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是也。○傳知九至君矣。○正義曰進言戒君非大賢不可故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也君矣亦猶言王矣言已為君矣不可不慎也君王一也變文以相避爾宅訓居也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九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人養其民也居汝準士官主理刑法亦須賢人平其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七

三

獄也六卿掌內州牧掌外內外之官及平法三事皆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羣官失職則不成為君也上句周公戒王歷言五官其內無州牧此惟言三官加州牧者俱是逐急言之其有詳略爾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玄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與孔不同○傳謀所至之外○正義曰凡人為主皆欲臣賢但大佞似忠賢不可別欲知其遠先驗於近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官賢人既得其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仁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直錯諸枉則為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於眾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四裔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服之外次中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衛人居於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

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亦越成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與孔不同

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傳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

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釐力之反耿工迥

反下同王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傳

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

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後能就其俊事言明德嚴惟

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傳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

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

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傳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

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

洪以忠

疏亦越至見德○正義曰不有所廢則無以興桀之

滅亡夏家乃以開道湯德此言湯之能用人也桀

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聞於天大賜受上天之

光命得王有天下湯既為王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

能使各就其居處言皆服其罪也又曰用三德之後

人能便各就其俊事言皆明其德也湯所以能嚴威

惟可大法象者以其能用三居三俊之法故也成湯

其在商邑用此三居三俊之道和於其邑其在四方

用是斷罪任賢之大法見其聖德於民言遠近皆從

化也○**傳**桀之至天下○正義曰成湯之道得升謂

從下而升於天故天賜之以光命使之得王天下為

天子也釐賜耿光皆釋詁文○**傳**湯乃至明德○正

義曰臯陶謨九德即洪範之三德細分以為九爾以

此知三俊即是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後

也能就其俊事言明德者用以俊又居官顯明其有

德也上句言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先言用賢

後言去惡此經先言三有宅後言曰三有俊者用賢

去惡俱是立政之本上句先說夏禹言得賢然後去

惡見其須賢之功及說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後言

用賢又見惡宜速去或先或後所以互相見爾

呼其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傳**受德

紂字帝乙愛焉為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

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為威虐○受德紂字馬云

謹反徐亡巾反一音閔為于

偽反下為之同強其丈反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賢帝欽罰之乃俘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姓

傳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

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佯普耕反

甫耕疏又說紂之失人而滅周公又歎曰嗚呼其在

殷王受德本性大惡自強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

同治其國並為厥虐乃惟衆習為過德之人與之同

共於其政由其任同惡之人故上天敬誅罰之乃使

我周家王有華夏用商所受天命同治天下萬姓言

周能用賢天親有德故得為天子○傳受德至威虐

○正義曰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

本配受共為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

共為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復爾

其人實為大惡德字乃為善名非是時人呼有德知

是帝乙愛焉為作善字望其為善而反為大惡以其

行反其字明非時人呼也釋詁云啓強也啓即昏也

故訓為強言紂自強為惡惟進用刑罰身既進用刑

罰則愛好暴虐之人故為與之同於其國言並為威

虐○傳乃惟至任賢○正義曰暴德言以暴虐為德

逸德言以過惡為德習效為之衆者言其所任多也

紂任衆為過德之人與之同於其政言其不任賢也

與暴德同於其國與惡德同於其政其事一也異言

之爾牧誓所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信是使是以為

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是其事也

○傳天以至有德○正義曰言天知其惡熟詳審下

罰故言敬罰也商本受天命周亦受天命故言用商

所受天命同治萬姓釋言云弁同也同為天子治萬

姓與商同也此經之意言周家有德皇天亦越文王

親有德也王肅云敬罰者謂須暇五年傳紂之不善亦

於文武之道大行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

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傳紂之不善亦

三有賢俊之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傳言文武知

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七

七

諸侯疏亦曰至長伯○正義曰既言上天去惡與善

事桀惡所以與成湯紂惡所以開文武言紂之不善

亦於文王武王使得其道大行能知居三有惡人之

心居之皆得其所言服其罪也灼然見三有賢俊之

心用之皆得其人言明其德也文武知此三宅三俊

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心也○傳

紂之至之心○正義曰桀之昏亂開成湯紂之不善

開文武其事同也於成湯言能受上天之命於文武

云能敬事上帝前聖後聖為行必同交錯為文所以

互相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伐紂二聖共成王道故文

武並言之猶詩序云文武以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

下治外文武並言與此同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所

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所言立政任人已下三毫阪

尹已上其所舉官屬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

父作之子述之言其相成爾故以能知三有居惡人

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言文王之聖心能揆度

知惡人真惡須辨黜之知賢人實賢須舉用之故去

惡進賢皆得其所賢人難識故特言灼然言其知之

審也○傳言文至諸侯○正義曰上天之道與善去

惡三宅三俊行合天心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敬

事上帝伯亦長也故言立民正長天子祭天知敬事

上帝謂郊祀天也天子建國知立民長伯謂建諸侯

也以下句立政任人已下歷言朝廷之臣與蠻夷衆

君知此立民長伯主謂諸侯詩周頌維清述文王之

德言肇禋大雅皇矣美文王之伐言是類類禋皆是

祭天之名是文王已祀天矣文王未立政任人準夫

牧作三事

傳

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

治為天地人之三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傳

趣馬掌

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趣七

口反

左

右攜僕百司庶府

傳

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

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券音勸契若大都小
計及藏才浪反大都小

伯藝人表臣百司傳小臣猶皆慎擇其人況大都邑

之小長以道藝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

非其任乎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傳太史下大夫掌邦

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眾掌常事之善士皆得

其人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傳此有三卿及次卿眾大

夫則是文武未伐紂特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夷微

盧烝三毫阪尹傳蠻夷微盧之眾帥及毫人之歸文

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阪疏

立政至阪尹○正義曰言文武亦法禹湯審官以立

美政任人謂六卿準夫者平法之人謂理獄官也牧

者九州之牧治為天地人之三事自虎賁已下歷舉

官名言此官皆須得其人不以官之尊卑為次蓋以

從近而至遠虎賁綴衣趣馬三者官雖小須慎擇其

人乃至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之下至眾

府藏之吏亦須擇其人既言近王小官及遠官大者

小官猶須擇人況乎大都邑之小長與有道藝之人

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以近
臣況遠臣以小官況大官既以近小況遠大又舉官
之次而掌事要者若太史下大夫長官大夫及眾掌
常事之善士皆須得其人更舉官之大者司徒司馬
司空之卿及次卿之眾大夫皆須得其人既略言內
外之官又更遠及夷狄蠻夷微盧之眾帥與三處毫
民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須用賢人言文武於此諸
官皆求賢人為之也○傳文武至三事○正義曰前
聖後聖其道皆同未必相放法也後人法前自是常
事因其上說禹湯立政故言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

也任人則前經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者前云宅乃牧也前文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其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故此惟舉內外要官者言之故內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又皆據內外要重官以言之夫即人也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為此三事而已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王肅云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與孔意同○傳趣馬至其人○正義曰周禮趣馬為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太僕也虎賁太僕皆下大夫也此三公六卿亦為小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包通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即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傳雖左至擇人○正

義曰諸官有所務從業從王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言此等亦皆擇人○傳小臣至任乎○正義曰小臣猶皆擇人況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為民之表的楨幹之臣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大宰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眾士是也○傳太史至其人○正義曰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大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大史副貳大宰掌其正大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為史官之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及眾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為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為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居官必須善人此是總舉眾官故特言吉士○傳此有至法則○正義曰周公攝政之時制

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有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之時也遠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即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指誓戰者也○傳蠻夷至用賢○正義曰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烝訓衆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阪下言尹則夷微已下以一尹總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民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故言師言監亦是言為之立長義出經文尹也亳是湯之舊都此言三亳必是亳民分為三處此篇說立官之意明是分為三亳必是三所各為立監也亳人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亳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為主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爾即如此意三亳為已歸周必是武

王時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斥何處也鄭玄以三亳阪尹者共為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為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為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旨矣

文王

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傳

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

用能俊有德者○遠于萬反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

慎惟有司之牧夫傳

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

衆刑獄衆當所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於任賢○譽音餘

又如字

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

罔敢知于兹

傳是萬民順法用違法眾獄眾慎之事

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

疏文王至于兹○正義

曰上既總言文武此又分而說之文王惟能其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其主養人之官用能俊有德者既任用俊人每事委之文王無所兼知於眾人之言或毀或譽文王皆不知也眾獄斷罪得失文王亦不得知也眾所當慎之事文王亦不得知也惟慎擇在朝有司在外牧養民之夫是時萬民或順於法或用違法眾刑獄眾所慎之事文王一皆無敢自知於此惟委任賢能而已○傳文王至德者○正義曰上言文王能知三宅三俊知此能居心者以遠惡舉善居其心也既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用賢養民是人君之常事也○傳文王至任賢○正義曰下云是訓用違即是在上庶言也是訓則稱譽之事用違則毀損之事但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分析言之爾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

傳亦於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

德奉遵父道○救亡婢反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不

基

傳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並受此

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傳直專反亦越至丕基○正

疏義曰亦於武王遵

循父道所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文王義德言奉行遵父道也又言武王遵循者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武王君臣能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謂受命為天子傳之子孫○傳武王至子孫○正義曰以言並受則非獨王身故以為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謀從寬容之德是與臣謀及基業成就則君臣共有故言並受且王為天子臣為諸侯皆受基業各傳子孫是亦為並受也

嗚呼孺子王

矣傳歎雅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勤法祖考之德繼

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

乃俾亂傳

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

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

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其力○俾必爾反下同

治直吏反下同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傳

能治我

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

之言不可復變○相如字馬息亮反下勦相

同間間廁之間復扶又反

自一話

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傳

言政當用

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

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話戶

怪反

疏 嗚呼孺子

正義曰周公既歷說禹湯文武乃復指戒成王嗚呼

而歎孺子今已為王矣既正位為王事不可不慎繼

續從今已往我王其與立政謂大臣也其與立事謂

小臣也平法之人及養民之夫此等諸臣我王其能

察之灼然知其順於事者則大乃使之治理言知其

能有勤勞各盡心力然後用此賢臣治我所受天民

和平我衆獄訟及衆當所慎之事必能如是則勿復

有以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為人主用

是一善之言善在一言而已勿以惡言亂之王能如

是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

傳 繼用至心力○正義曰自此已下四言繼自今者

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

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自訓為從亦訓為用此傳

言用今已往下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

則政大事小故以立政為大臣立事為小臣及準人

牧夫略舉四者以總諸臣戒王任此人也其能灼然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之七

三

知其能順於事者則大乃使治顧氏云君能知臣下
順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治理各盡心力也。○傳能
治至復變。○正義曰相訓助也助君所以治民事故
相為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則天與王者此民故言
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眾獄眾慎之事使
得其所則為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代之言此
法盡善不可復變易也或據臣身既能如此不可以
餘人代之也。○傳言政至之民。○正義曰釋詁云自
用也語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
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物也自一話者言人君為
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善言在於一言
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差貳欲令其口無
可擇之言也顧氏云人君為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而
已為善之法惟在一言也未訓為終彥訓為美王能
出言皆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
以治我所受天民矣釋訓云美士為彥故彥為美
歎所受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傳

歎所受

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稚直吏反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

本亦作釋

傳

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已往惟以正是之道

治眾獄眾慎其勿誤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

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傳言

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
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繹

音亦疏 嗚呼至

正義曰旦者周公名也周公又歎曰嗚呼我旦已受
賢聖人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孺子王矣王宜依行
之繼續從今以往文王之子孫其勿得過誤於眾獄
訟眾所慎之事惟當用是正是之道治之用古商人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七

三

成湯亦於我周家文王其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等諸官皆用賢人之法則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於位明識賢人用之為官此乃使天下大治戒成王使法之。○傳言用至下治。○正義曰上陳禹湯文武此覆上文惟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略無別意也能居之於心謂心知其賢也能用陳之謂陳列於位用之以為官也王肅曰則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

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 傳 商周賢聖之國

則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儉人不順於德是使其

君無顯名在其世。○儉息廉反徐七漸反本 **繼自今**

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勩相我國家 傳 立政

之臣惟其吉士用勉治我國家。○勩音邁 國則至國家

言湯與文王用賢大治又言其不宜用小人商周聖賢之國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此儉利之人不順於德若其用之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也王常繼續從今已往立其善政其勿用儉利之人其惟任用善士使勉力治我國家教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 傳 王使用善士勿使小人也 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已即政為王矣所以厚戒其

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傳 獨言衆獄有司欲其

重刑慎官人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 傳 其當能

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詰

反馬云 **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傳 方四方海

賓也 **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

王之烈傳

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

之大業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傳

其

惟能用賢才為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疏今文至常人

正義曰今告汝文王之子文王之孫孺子今已即政為王矣我所以須厚戒之王其勿誤於眾治獄之官當須慎刑也惟有司之牧夫有司主養民者宜得賢也治獄之吏養民之官若任得其人使其能治汝戎服兵器以此升行禹之舊迹四方而行至於天下至於四海之表無有不服王之化者以顯見文王之光明以播揚武王之大業言任得賢臣則光揚父祖周公又歎曰嗚呼繼續從今已往後世之王立行善政其惟能用常人必使常得賢人不可任非其才此雖有戒成王乃是國之常法因以戒後王言此法可常行也傳獨言至官人傳正義曰上有庶慎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

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也傳其當至舊迹傳正義曰立官所以牧養下民戒備不虞故以詰爾戎兵為言也戎亦兵也以其並言戎兵故傳以為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遠行必登山故以陟言之如禹之陟方意亦然傳方四至化者傳正義曰方行天下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為四方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夷狄戎蠻無有不服化者即詩小雅云蓼蕭澤及四海是也傳其惟至所私傳正義曰官須常得賢人故惟賢是用用賢是常常則非賢不可人主或知其不賢以私受用之代天為官傳周公若曰太史傳故言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傳

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

長施行於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傳比必二

反又如字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傳

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

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

人之制故告之

○行疏周公至中罰○正義曰周公

史掌廢置官人故呼而告之昔日司寇蘇公既能用

法汝太史當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欲

使太史選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也此刑獄之法

有所慎行必以其體式列用中常之罰不輕不重當

如蘇公所行也○傳忿生至之比○正義曰成十一

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

寇是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也蘇是國名所都之

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特舉蘇公治獄官以告

太史知其言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類也○傳此

法至告之○正義曰治獄必有定法此定法有所慎

行周禮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

亂國用重典輕重各有體式行列周公言然之時是

法為平國故必以其列用中罰使不輕不重美蘇公

治獄使列用中罰明中罰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也

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

奪之法太史亦掌邦之六典以副貳大宰是太史有

廢置官人之制故

特呼而告之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七

尚書註疏卷第十八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儁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

傳

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

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

還歸在豐作周官

傳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

萬曆十五年刊

尚書卷十八

周官傳

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

疏

成王至周官。正義

毛為

曰成王於周公攝政之時既黜殷命及其即位之後滅淮夷於是天下大定自滅淮夷還歸在豐號令羣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敘其事作周官。傳黜殷至言之。正義曰據金滕之經大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也據成王政之序費誓之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也淮夷於攝政之時與武庚同叛成王既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庚而叛黜殷命與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雖則異年而連言之以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下經言四征弗庭是黜滅之事也罔不承德是安寧之狀也序顧經文故追言黜殷命以接滅淮夷見征伐乃安定之意也。傳成王至西周。正義曰以洛誥之文言王在新邑今復云在豐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宗周即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為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就此解之武王既以遷鎬京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舊都不毀豐有文王之廟故事就豐宣之故也。傳言周至之法。正義曰周禮每官言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誥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設官分職周禮序官之文言設置羣官分其職掌經言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官之所掌示以才堪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

傳

即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之二

甸服 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傳

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 六服羣辟罔不承

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傳

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傳 辟必亦反治

宰經疏惟周至治官傳正義曰惟周之王者布政教

注同疏撫安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

侯之君無有不奉承周王之德者自滅淮夷而歸於

宗周豐邑乃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敘王發言之端

也傳即政至甸服傳正義曰檢成王政之序與費

誓之經知成王即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叛即往伐

今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

此滅淮夷而還歸在豐為一事也年初始叛五月即

歸其間未得巡守於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巡行天

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諸侯爾未是用

四仲之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之大事

因即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

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夫言之爾六服而惟言侯甸

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言王巡省徧六服也

也釋詁云庭直也綏安也諸侯不直謂叛逆王命侵

削下民故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

楚語云十日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每數相十知

十億曰兆稱兆言其多也傳六服至百官傳正義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三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傳

言當順

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釋詁云董督正也是董

得為督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下戒勅是董正也

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也序云還歸在

豐知宗周即豐也周為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

曰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

夷狄之地王者之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於華夏

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也序云還歸在

豐知宗周即豐也周為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

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

疏 王曰至未危○正義曰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家不安則危恐其亂則預為之制慮其危

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前張官設府使分職明察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必於未亂未危之前為之者思患而預防之思患而預防之易既

濟卦象辭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

外有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

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長竹丈反下 **庶政惟和**

萬國咸寧 官職有序故眾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

為正治 **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

人 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

人 **疏** 曰唐虞至其人○正義曰既言須立官之意乃追述前代之法止而復言故更加一曰唐堯虞

舜考行古道立官惟數止一百也內有百揆四岳者百揆揆度百事為羣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內典四

時之政外主方岳之事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牧一州之長侯伯五國之長各監其所部之國外內置

官各有所掌眾政惟以協和萬邦所以皆安也夏禹商湯立官倍多於唐虞雖不及唐虞之清簡亦能用

以為治明王立其政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言自古制法皆明開官司求賢以處之也○**傳** 道堯至

有法○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有父則有君也君不獨治必須輔佐有君則有臣也易序卦云有父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八

子然後有君臣則君臣之興次父子之後人民之始則當有之未知其所由來也雖遠舉唐虞復古也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王者立官皆象天為之故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也五行佐天羣臣佐主以此為象天爾不必其數有五乃象五行故以百揆四岳為五行之象左傳少昊立五鳩氏顓頊已來立五行之官其數亦有五故置於五行矣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成王說此事者言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內外咸治言有法也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者今予小子祇勤于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

德夙夜不逮 傳 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言自有極

○逮音代一音大 **仰惟前代** 詩反解佳賈反

若訓迪厥官

傳

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訓蹈其所建

官而則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準擬夏殷而蹈之立

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

傳

師

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

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

德乃堪之 ○變素協反

官不必備惟其人

傳

三公之

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 ○處昌

呂反

少師少傅

少保曰三孤

傳

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

尊於卿特置此三者 ○少詩照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家天

反下同

弼予一人傳

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

輔我一人之治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傳

天官

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

言任大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傳

地官卿司徒

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皆

協睦

○擾而小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傳

春官

反徐音饒 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

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

司馬掌邦政

統六師平邦國傳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

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

司寇掌邦禁詰姦

隱刑暴亂傳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

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

司空

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傳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

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

穀故曰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

九州牧伯為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

○倡尺亮反下同 疏 今予至厥官○正義曰王言今

阜音負治直吏反 我小子敬勤於德雖早夜不懈

怠猶不能及於唐虞仰惟先代夏商之法是順順蹈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言不敢同堯舜之官準擬行夏殷之官爾若與訓俱訓為順也○傳師天至堪之○正義曰三公俱是教道天子輔相天子緣其事而為之名三公皆當運致天子使歸於德義傳於保下言保安天子於德義摠上三者言皆然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別掌者內得於心出行於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並釋師保故分配之爾於公云變理陰陽於孤云寅亮天地和理敬信義亦同爾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不異○傳天官至任大○正義曰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撮引周禮為之摠目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鄭玄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摠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

統百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命統治百官為冢宰之亭治官禮官俱得統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意不異○傳地官至協睦○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玄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傳亦曰教典以擾萬民鄭玄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傳亦以擾為安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使小大協睦也舜典云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玄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為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

兄友弟恭子孝也。○傳春官至等列。○正義曰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為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摠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文煩不可具載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其職又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是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傳夏官至亂者。○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其職主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案其職掌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肯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傳秋官至時殺。○正義曰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

職云刑邦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孔以詰為治是王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刑殺其強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時者夏官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掌邦禁。○傳冬官至曰土。○正義曰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也土則地利為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為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

六年五服一朝 ○傳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

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

岳傳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

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諸

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傳觀四方諸侯各朝于方

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疏六年至黜陟○正義

曰此篇說六卿職掌

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為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

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

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

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

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為前代之法脅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

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

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

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為侯甸男采衛蓋以要

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傳周制至守然○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

二歲王巡守殷國是周制十二年一巡守也如舜典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云時巡考

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王曰嗚呼凡

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傳有官君子大夫以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

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

令亂之道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傳從政以公平滅私

情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傳

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

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傳度待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

利口亂厥官傳其汝為政當以儀典常故事為師法

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疏王曰至厥官○正義曰王

君子謂大夫已上有職事者汝等皆敬汝所主之職

事慎汝所出之號令出於口惟即行之不惟反之

而不用是去而後反也為政之法以公平之心滅已

之私欲則見下民其信汝而歸汝矣學古之典訓然

後入官治政論議時事必以古之制度如此則政教

乃不迷錯矣其汝為政當以舊典常故事作師法無

以利口辯佞亂其官教之以居官為政之法也傳

有官至之道○正義曰教之出令使之號令在下則

是尊官故知有官君子是大夫已上也下云三事暨

萬曆十五年刊

善而從之然後可以入官治政矣凡欲制斷當今之事必以古之義理議論量度其終始合於古義然後行之則其為之政教乃不迷錯也

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

事惟煩

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

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蓄勅六反莅音利

又音類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

後艱

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

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

致患○斷丁亂反下註同 **疏** 蓄疑至後艱○正義曰又戒羣臣

不能彊斷則必敗其謀慮怠惰忽略不能恪勤則荒廢政事人而不學如面向牆無所覩見以此臨事則

惟煩亂不能治理戒汝卿之有事者功之高者惟志意彊正業之大者惟勤力在公惟能果敢決斷乃無有後日艱難言多疑必將致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後患矣申說蓄疑敗謀也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

以行已所以速亡

惟以立德無行姦偽

恭儉惟德無載爾偽

言當恭儉

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且美為偽飾巧百

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

弗畏入畏

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

不畏則入可畏之刑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

傳

賢能相讓俊又在官所以和諧庶亂也

○庶武

舉

徐有倫

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傳 所舉能修

其官惟亦汝之功能舉非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

音升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

歎而勅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

之職

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傳 言當敬治

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

厭我周德

○斁音亦長直

疏 傳 為德至可為○正義

道而行無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則譽顯而名益美

詐窮則道屈而事日益拙也以此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

傳 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駟貊

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

之故肅慎氏來賀○肅慎馬本作息慎云北夷也駒

反地理志音寒貊孟白反說文作貉 王俾榮伯作賄

肅慎之命

傳 榮國名同姓諸侯為卿大夫王使之為

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來賀○俾必爾反

疏 成王至

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東夷背叛成王既伐而服之

王賜以財賄使榮國之名肅慎氏者以王戰勝遠來朝賀

萬曆十五年刊

書

篇也○傳海東至來賀○正義曰成王伐淮夷滅徐
 奄指言其國之名此傳言東夷非徒淮水之上夷也
 故以為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駟豹之屬此皆於孔君
 之時有此名也周禮職方氏四夷之名八蠻九貉鄭
 玄云北方白貉又云東北夷也漢書有高駒麗扶餘
 韓無此駟駟即彼韓也音同而字異爾多方云王來
 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即來必非滅奄之後更伐東
 夷夷在海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滅奄此云
 成王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
 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來賀貢楛矢則武王
 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即政奄與淮夷近者尚叛明知
 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又使偏師伐東
 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言王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
 肅慎之於中國又遠於所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
 而來賀也○傳榮國至夷亡○正義曰晉語云文王
 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於文王之時
 名次畢公之下則是大臣也未知此時榮伯是彼榮
 公以否或是其子孫也同姓諸侯相傳為然注國語

者亦云榮周同姓不知時為何官故並云卿大夫王
 使榮伯明使之有所作史錄其篇名為賄肅慎之命
 明是王使之為命書以幣賜肅慎氏之夷也

周公在豐傳

致政老歸

將沒欲葬成周傳

已所營作示

終始念之

公薨成王葬于畢傳

不敢臣周公故使近

文武之墓

○近附

告周公作亳姑傳

周公徙奄君於

亳姑因告極以葬畢之義斥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

遷之功成亡○極其

父反

疏周公至亳姑○正義曰周公既致政於王歸在豐邑將沒

遺言欲得葬於成周以成周是已所營示已終始念
 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之墓在畢
 示已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義告
 周公之極又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言亳姑功成史

敘其事作亳姑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傳致政老歸○正義曰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留為太師今言周公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於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為周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向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是言周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者蓋以先王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傳周公至成亡○正義曰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名與序不相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故傳原其意而為之說上篇將遷亳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亳姑者是周公之意令告周公之柩以葬畢之義乃用亳姑為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并言及奄君已定於亳姑言周公所遷之功成故以名篇也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傳

成王重周公所營

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

作君陳傳

作書命之

君陳傳

臣名也因以名篇○鄭註禮記云周公之子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傳

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

行已以恭

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傳

言善父母者

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

命汝尹茲東郊敬哉傳

正

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監工銜反昔周公師保萬民

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

法而教訓之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傳勉明周公

之教惟民其治懋音茂治直吏○疏周公至君陳○

反下注政治同

正義曰周公遷

殷頑民於成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

成王命其臣名君陳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此東

郊成周之邑以策書命之史錄其事作策書為君陳

篇名傳成王至官司正義曰成周周之下都監

成周者正是一邑宰爾而特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

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陳分居

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也以畢命之序言分居知

此分亦為分居分別殷民善惡所居即畢命所云旌

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東郊者鄭玄云天子之國

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

邑為周之東郊也傳臣名至名篇正義曰孔直

云臣名則非周公也鄭玄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

子者以經云周公既沒命君陳猶若蔡叔既沒命蔡

仲故也孔未必然矣傳言其至以恭正義曰令

德在身之大名孝是事親之稱恭是身之所行言其

善事父母行已以恭也釋訓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

為友傳言善至政令正義曰父母尊之極兄弟

親之甚緣其施孝於極尊乃能施友於甚親言善事

父母者必友於兄弟推此親親之心以至於我聞曰

疎遠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也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傳所聞之

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

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爾尚式時

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傳汝庶幾用是周

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

豫音茲疏我聞至逸豫正義曰我聞人之言曰有

明所言馨香感神者黍稷飲食之氣非馨香也明德

之所遠及乃惟為馨香爾勉勵君陳使為德也欲必

為明德惟法周公汝當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惟當每

日孜孜勤法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教使勤於事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傳此言

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而

不能用之所以無成

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傳

汝戒勿為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

不可不慎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

虞庶言同則繹

傳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

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度之衆言同則陳而

布之禁其專

釋音亦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

于內爾乃順之于外

傳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

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

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傳

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

鳴

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傳歎而美之曰臣於人者

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

王曰君陳爾惟

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傳

汝為政當

行刻削之政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傳

寬不失制動不

失和德教之治容反

從七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

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傳

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

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

理斷之辟扶亦反下同中如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

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傳

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

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

狃于姦究敗常亂

三細不宥傳

習於姦究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

俗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九反疏曰王

至不宥正義曰王呼之曰君陳汝今為政當弘大

周公之大訓周公既有大訓汝當遵而行之使其法

更寬大汝奉周公之訓無得依恃形勢以作威於人

無得倚附法制以行刻削百姓必當寬容而有法制

使疎而不漏從容以和協於物莫為褊急此成周殷

民有犯事在於刑法未斷決者我告汝曰刑罰之汝

惟勿得刑罰之我告汝曰赦宥之汝惟勿得赦宥之

惟其以中正平法斷決之不得從上意也其有不順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十八

三

不及周公而令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民卽是闡揚而大之非遣君陳爲法使大於周公法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是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削之政故禁之也○
 傳寬不至之治○正義曰寬不失制則經寬而有制動不失和則經從容以和言動謂從容也○
 傳習於至惡源○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快前復爲也古言狃快是貫習之義故以習解狃習於姦宄凶惡言爲之不知止也敗常亂俗有大有小罪雖小事言三者再猶可赦爾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傳人有頑嚚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傳爲人君長必有所舍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爲大欲

其忍恥藏垢

垢工口反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

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

沮否

別彼列反沮在汝反否方九反又音鄙

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爲善

疏爾無

良○正義曰民者真也當以漸教之故戒君陳民有不知道者汝無忿怒疾惡頑嚚之民當以漸教訓之無求備於一人當取其所能在爲人君必有所舍忍其事乃有所成有所寬容其德乃能大欲其寬大不褊隘也汝之爲政須知民之善惡簡別其德行修者亦簡別其有不修德行者進顯其賢良以率勵其不良者欲令其化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
 傳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

示之 **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傳 人之於上不從其命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所好○好呼

爾克敬典在報反 汝治人能敬常在道

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傳

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 **惟予一人**

膺受多福傳

福無凶危

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末世傳

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於長世言沒而不

朽○長如字

疏 惟民至末世○正義曰惟民初生自

性乃有遷變為惡皆由習效使然人之情性好違上所命之不必從也從其君所好君之所好民必從

之在上者不可不慎所好也汝之治民能敬當從終

常在於道德教之汝以道德教之是民乃無不變化

民皆變從汝化則信升于大道矣汝能如此惟我一

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矣其汝之美名亦終有稱誦之美辭於長世矣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傳

二公為二伯中分天下而治 **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傳 臨終之命曰顧命○相

及顧工戶及馬云成王將崩顧命 **疏** 成王至顧命○

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 **疏** 正義曰成王病

困將崩召集羣臣以言命太保召公太師畢公使率領天下諸侯輔相康王史敘其事作顧命○傳 二公

至治之。正義曰禮記曲禮下文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為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三公為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為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為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公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傅太保太保最在下此篇以召公為先者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傳臨終至顧命。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云迴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顧命言臨將死去迴顧而為語也。

顧命傳

實命羣臣敘以要言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傳

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

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懌音亦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甲子

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傳

王大發大命臨羣

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頰面扶相者被以

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洮他刀反徐音逃馬云洮洮髮也頰音悔說

文作沫云古文作頰馬云頰頰面也被皮義反徐扶偽反注同憑皮冰反下同說文作凭云依倚也字林

同父冰反齊側皆反盥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音管又音灌朝直遙反

公衛侯毛公

傳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

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
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
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

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奭音釋芮
如銳反彤徒

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傳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

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疏顧命至御事○正

御事敘王以病召臣為發言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

非幾是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

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已下敘

康王受命之事○傳實命至要言○正義曰王之所

命實普命羣臣序以要約為言直云命召公畢公傳

不於上召公畢公之下而解於顧命之下言之者以

上欲指明三公中分天下之事非是摠語故命不得

言之顧命是摠命羣臣非但召畢而已故於此解也

○傳成王至悅懌○正義曰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

書律歷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

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為成王即位三十

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為十六日則不得

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王崩

年未知成王即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
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為始故始生魄為月十六日即
是望之日也釋詁云懌樂也有疾故不悅懌下云病
日臻既彌留則成王遇病已多日矣於哉生魄下始
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為兆頰張本耳○傳
王大發至出命○正義曰凡有敬事皆當潔清王將
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病疾之故不能沐
浴故但兆頰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盥內則
云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醕頰是洗面知兆為盥手
言水謂兆盥俱用水扶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玄云
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當然也被以冠冕以

冕服被王首也加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衮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為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羣臣大發大命以文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觀禮王服衮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衮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衮衮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以出命○傳同召至公卿○正義曰下及御事蒙此同召之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為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為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為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為領故言召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為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為六卿也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本史記為說也○傳師氏至事者○正義曰周禮師

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為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羣士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
傳自嘆其疾大進篤惟危殆○幾音機徐音畿下同
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
傳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

予審訓命汝
傳

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瘳

反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
傳

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

○重光馬云日月星也大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直龍反麗力

馳反肆徐以至
反又以制反
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
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傳文武定

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傳在文

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
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侗徐音同
又勅動反馬

本作詞云共
也斥昌亦反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

傳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
幾明是我言勿忽略
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傳

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度於艱難勤德

政○釗姜遼反又
音昭徐之肴反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傳言當

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為善
思夫人自亂

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傳羣臣皆宜思夫人

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
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疏王曰至非幾○

臣既集乃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重惟危殆矣
病日日益至言病困已甚病既久留於我身恐一旦

暴死不得結誓出言語以繼續我志以此故我今詳
審教訓命誥汝等昔先公文王武王布其重光累聖

之德安定天命施陳教誨則勤勞矣文武定命陳教
雖勞而不違於道用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代殷為
主至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謂已也言已常敬迎天
之威命終當奉順天道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

越言常戰慄畏懼恐墜文武之業今天降疾於我身甚危殆矣不能更起不復覺悟言已必死汝等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之用我之語敬安太子釗大度於艱難言當安和遠人又須能和近人當為善政遠近俱安之又當安勸小大衆國於彼小大衆國皆安之勸之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為善汝羣臣等思夫人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有威有儀然後可以率人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慎威儀也汝無以釗冒進於非事危事欲令戒其不為惡也○傳病日至命汝○正義曰病日至者言日日益至徧於身體困甚也已久留者言病來多日無瘳愈也恐死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能續志以此及今能言故我詳審出言教命汝言已詳審欲其敬聽之○傳今天至忽略○正義曰孔讀殆上屬為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也不起言身不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悟病者形弱神亂不起不悟言必死也

茲既受命還

傳

此羣臣已受賜命各還本位出

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傳綴衣幄帳羣臣既退

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

日王崩○出如字徐尺遂反綴竹衛反下同王崩馬

本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幄於角反下

同墉音容本亦作牖首式又反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

傳豕宰攝政故

命二臣桓毛名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

逆子釗於南門之外

傳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

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

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為天子

虎賁氏○俾必爾反伋居及

延入翼室恤宅宗

傳明

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

丁卯命作用度

三日命史為用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度舊音待洛反恐誤注

云作用書法度音疏 茲既至用度○正義曰此羣臣

宜如字傳直專反 既受王命還復本位出連綴之

衣王所坐幄帳置之於庭於其明日乙丑王崩矣太

保召公命仲桓南宮毛使此二人於齊侯呂伋之所

以二千戈桓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

子釗於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於路寢明室令太

子在室當喪憂居為天下宗主正其將王之位以繫

羣臣之心也○傳此羣至本位○正義曰周禮射人

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

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

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

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

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

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

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

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二十八

三五

書疏卷二十八

三五

書疏

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鄭玄云廢去也
 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
 尊卑皆然故知此時王亦寢於北牖下東首反初生
 也○**傳**臣子至賁氏○正義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
 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
 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於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
 之也經言以二千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
 于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
 賁則是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
 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
 保就命使之執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
 於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
 二千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
 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
 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為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
 虎賁也○**傳**明室至宗主○正義曰釋言云翼明也
 喪大記云君大夫卒於路寢以諸侯薨於路寢知天
 子亦崩於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入喪所知翼室

是明室謂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延之使
 憂居喪主為天下宗主也○**傳**三日至康王○正義
 曰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為策書也經不言命
 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
 故以此日作之既作策書因作受策法度下云曰皇
 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
 及**傳**命已後康王答命**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傳邦伯為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

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相息亮**狄設黼辰綴衣****傳**狄
 反供音恭
 下士展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

所為○黼音甫徐音補展於豈反屏步**疏**越七日至
 經反畫胡卦反牖音酉復扶又反綴衣○正
 義曰自此以下至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
 用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士四坐王之所處者

器物國之所寶者車輅王之所乘者陳之所以華國且以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於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虞亦為國家之威儀也○傳邦伯至喪用○正義曰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知伯相即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為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士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也鄭玄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鄭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為八日故以癸酉為殯之明日孔不為傳不必如鄭說也須訓待也今所命者皆為喪事知命士須材者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椁與明器是喪之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椁及明器此既殯即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預營之故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為棺椁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椁之材○傳狄下至所為○正義曰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

之賤者也是賤官有名為狄者故以狄為下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宸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為宸郭璞曰窻東戶西也禮云斧宸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宸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宸地因名為宸是先儒相傳黼宸者屏風畫為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績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宸地故名此物為黼宸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宸帷幄帳者象王平生時所為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宸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狄使設之不言命者上云命士此蒙命文設四坐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

華玉仍几傳篋桃枝竹白黑雜繪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

侯之坐○嚮許亮反箴眠結反馬云織蒨純之允西

反又之閏反下同緣悅絹反本或作純東西廂謂之序

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具仍几傳東西廂謂之序

底蒨萃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
之履反馬云青蒲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

也蒨音弱萃音平豐莞彩色為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

几傳豐莞彩色為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

○豐芳弓反莞音官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

又音關鏤來豆反仍几西廂夾室之前筍蒨竹玄粉黑綴此親屬私

仍几傳西廂夾室之前筍蒨竹玄粉黑綴此親屬私

宴之坐故席几質飾○夾工洽反徐音頰注同筍息

為席于貧反紛孚云反漆越玉五重陳寶於東西

音七徐七利反綴音受越玉五重陳寶於東西

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越玉馬

獻玉也重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寶刀赤刀

直容反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寶刀赤刀

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為二重○琬紆晚

反削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三玉為三重夷

音笑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三玉為三重夷

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犧王天下龍馬出河

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

之○夷玉馬云東夷之美玉說文夷玉即珣玕胤之

琪球音求馬云玉磬雍於用反本亦作邕胤之

舞衣大貝鼓鼓在西房胤之

法大貝如車渠鼓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

坐東○鼓扶云反注同中竹仲兌之戈和之弓垂之

竹矢在東房傳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為皆中

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兌徒外反共音恭大輅在賓

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傳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

○阼才故反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傳

向許亮反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

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

國之事所以重顧命○塾音孰一音疏牖間至漆仍

牖謂窻也間者窻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

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宸宸

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

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又云戶牖之間謂之宸彼

言宸前此言牖間即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筵

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

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

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坐即是周禮

宸前之坐筵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纁席畫純其下是

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

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宸前一坐敷三重之席知下

三坐必非一重之席敷三坐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八

二十六

徐有檢

繪錯雜彩以緣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也以絳帛為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為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故以為彩色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玉也仍因也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周禮之文知之又覲禮天子待諸侯設斧衣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衣彼在朝此在寢為異其牖間之坐則同○傳東西至之坐○正義曰東西廂謂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為莠莘當謂蒲為蒲莠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莠為莠莘當謂蒲為蒲莠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莠致也篋織致席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為緣故以綴為雜彩也貝者水虫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蚶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為質白為文彩名為餘蚶貝甲以白

為質黃為文彩名為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餘蚶餘泉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王亦以為然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於周禮其東序西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案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為旦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為親屬私宴之坐案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南嚮覲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傳豐莞至之坐○正義曰釋草云莞苻籬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為莞用之為席也又云葍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刮凍竹席考工記云畫績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為畫蓋以五彩色畫帛以為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為緣釋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為刻鏤之類故以刻鏤解彫蓋雜以金玉刻鏤為飾也○傳西廂至

質飾○正義曰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
室然則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
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
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草云筍竹萌孫炎
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為蕩竹取筍竹之皮以為
席也紛則組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
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小大異名故傳以玄紛為黑
綬鄭於此注云以玄組為之緣周禮大宗伯云以飲
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玄云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
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
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之事以骨肉情親不
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傳於東至器物○正義曰
此經為下揔目下復分別言之越訓於也於者於其
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
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
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
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重二序共為
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

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傳寶刀至二重○正義曰
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為寶刀也謂
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刀削也
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玄
云避用時也穎鑲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鑲削用把
削似小於刀相對為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為赤
刀削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眾反遣弟與詣孫策策
引白削斫席與體動曰我見刀為然然赤刀為赤削
白刃為白削是削為刀之別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
築氏為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刃刀也又云赤刀
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不知其言何所出
也大訓虞書典謨王肅亦以為然鄭云大訓謂禮法
先王德教皆是以意言耳弘訓大也大璧琬琰之圭
為二重則琬琰共為一重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
琬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為重者蓋以其玉形
質同故不別為重也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鄭玄
云大璧大琬皆度尺二寸者孔既不分為二重亦不
知何所據也○傳三玉至寶之○正義曰三玉為三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八

三十一

重與上共為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所貢球
 琳琅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常玉天球傳不解常天
 之義未審孔意如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
 玉磬也亦不解稱天之意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也
 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
 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釋地云東方之
 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方實有此玉鄭以夷
 玉為彼玉未知經意為然否河圖八卦卦是伏羲氏王
 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卦謂之河圖當孔
 氏繼天而有書為此說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犧
 孔說是必有書明矣易繫辭云古者伏犧氏之王天
 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
 法河圖也而此傳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弘無所不法
 直如繫辭之言所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
 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
 河圖餘復何所則也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壁玉人

之所貴是為可寶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類嫌其
 非寶故云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東序
 各陳四物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別有他義下二房各
 有二物亦應無別意也○傳胤國至坐東○正義曰
 以夏有胤侯知胤是國名也胤是前代之國舞衣至
 今猶在明其所為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之衣
 是何衣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
 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
 記謂車罔為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
 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鼗鼓釋樂云大鼓謂
 之鼗此鼓必有所異周興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
 故云商周傳寶之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
 向坐矣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
 者在西夾坐東也○傳允和至夾室○正義曰戈弓
 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知允和亦古人之巧人也
 垂舜共工舜典文若不中法即不足可寶知所為皆
 中法故亦傳寶之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蓋舜時之物
 其兌和之所作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

之耳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答云成王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傳大輅至南向○正義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為五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為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傳先輅至顧命○正義曰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為文王輅金輅即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為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為名耳鄭玄周禮注云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輓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為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

次輅為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為次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為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為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為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欲設黼宸已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鄭玄亦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

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
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
二人雀弁執惠

立于畢門之內傳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

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弁皮彥反四人綦弁執戈

上刃夾兩階祀傳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祀士

所立處○綦音其馬本作騏云青黑色夾徐工一人

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傳冕皆大

夫也劉鉞屬立於東西廂之前堂一人冕執戣立于

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傳戣瞿皆戟屬立于東

西下之階上○戣音遶瞿其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俱反徐音懼銳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銳以疏二人至側

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立於

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為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

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為之先門次階次堂從

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

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

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二三面各二

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

萬曆十五年刊

禮記卷八

三

祝高

布為之此傳言雀韋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
 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為之異於祭服故言雀韋
 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為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
 不可以韋為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臯庫雉應
 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
 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此經所陳七種
 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
 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銳亦矛也戮瞿皆戟屬不知何
 所據也劉鉞屬者以劉與鉞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
 別又不知何以為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
 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即
 今之句子戟劉蓋今鑿斧鉞大斧戮瞿蓋今三鋒矛
 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
 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
 傳綦文至立處○正義曰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
 綦赤黑色孔以為綦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
 也大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堂廉曰祀相傳為
 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傳冕皆至前

堂○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
 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
 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摠名為堂此立於
 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
 也○傳戮瞿至階上○正義曰釋詁云疆界邊衛圍
 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
 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
 垂知在堂上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
 堂知此立於東西堂之階上也○傳銳矛至階上○
 正義曰鄭王皆以側階為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
 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為北下
 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階 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

升不敢當主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公卿大

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蟻魚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八

三十四

綺反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傳

執事各異裳彤纁也

太宗上宗即宗伯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

階齊

傳

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

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

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冒莫

報反

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

王冊命

傳

太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

疏

王麻至冊

命○正義曰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下士邦君即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即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即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服各有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為文

次也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乃是太宗之屬而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禮主以為冊命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傳王及至當主○正義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為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臣皆吉服也王麻冕者蓋衮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衮冕此禮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衮是王之上服於此正王之尊明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服即助祭之冕矣衮鄭玄周禮注云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為文詩采芣之篇言王賜諸侯云玄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玄於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是言貴文故稱之禮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傳公卿至色玄○正義曰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略舉卿士為文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助祭各服其冕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者虬蜉蟲也

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入即位者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玄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傳執事至宗伯○正義曰此三官者皆執事俱形裳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邦君也形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形為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即宗伯之卿也○傳大圭至不嫌○正義曰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為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摺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摺於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於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得執

之太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偽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阼階者東階也謂之阼者鄭玄云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阼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為主人也鄭玄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

吳松

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
 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傳太
 史至同階○正義曰訓御為進太史持策書顧命欲
 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御猶嚮也王此時
 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策書以
 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為進其意當如鄭言不言
 王面北可知也篇以顧命為名指上文為言顧命策
 書稟王之意為言亦是顧命之事故傳言策書顧命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傳 冊命之辭大

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

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憑皮冰反臨君周邦率

循大卞傳 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卞皮
 彥反徐

扶變反 **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傳 言用和道和

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意 **王再拜興**

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傳

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

威德乎謙辭託不能○眇彌小反 **疏** 曰皇至光訓○正義

曰此即丁卯命作之

冊書也誥康王曰大君成王病困之時憑玉几所道
 稱揚將終之教命命汝繼嗣其道代為民主用是道

以臨君周邦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
 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

○傳 冊命至託戒○正義曰言憑玉几所道以示不
 憑玉几則不能言所以感動康王令其哀而聽之不

敢忽也以訓為道命汝繼嗣其道繼父道為天下之
 主言所任者重因以託戒也○傳 用是至大法○正

義曰卞之為法無正訓也告以為法之道令率羣臣
 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大卞為大法王肅亦同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

傳

王受瑁為主受同以

吳松

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

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咤陟嫁反字亦作

宅又音妬徐又音託

又豬夜反說文作託丁故反奠爵也馬作託與說文音義同

上宗曰饗

傳 祭必受

福讚王曰饗福酒

太保受同降

傳 受王所饗同下堂

反於篚

盥以異同秉璋以酢

傳

太保以盥手洗異同

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

祭報祭曰酢

○酢才各反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傳

宗人小

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主宗人供太保拜曰已傳顧

命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尊所受命

太保受同祭齋

傳

太宗既拜而祭既祭受福齋至齒則王亦至齒王

言饗太保言齋互相備○齋才細

宅授宗人同拜王

答拜

傳

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

答拜敬所白○宅如字馬

太保降收

傳

太保下堂則

王亦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徹丑列反

又徐直列反疏乃受至

正義曰王受冊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

於樞西南東面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

西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

於殯東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祭

酒酌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

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咤然後酌福
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
先濟至齒興再拜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篚又盥
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西報祭
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樞云已傳顧命訖王
則答拜拜樞尊所受命太保乃於宗人處受同祭樞
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
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濟
至齒興再拜訖於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樞
以事畢王又答拜拜樞敬所白王與太保降階而下
堂有司於是收徹器物○傳王受至顧命○正義曰
天子執瑁故受瑁為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玄
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後王
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於王
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
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卽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
用一同爲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
所也三祭酒三爵酒於神坐也每一酌酒則一奠爵

洪憲

萬曆十五年刊

三奠爵於地也爲此祭者告神言已已受羣臣所傳
顧命白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爲奠爵傳記無
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爲三奠爵
也王肅亦以咤爲奠爵鄭玄云徐行前曰肅却行曰
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與孔異也○傳祭
必至福酒○正義曰禮於祭未必飲神之酒受神之
福其人祭則有受嘏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
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
已此非大祭故於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
讚王曰饗福酒也王取同濟之乃以同授太保也○
傳受王至於篚○正義曰上宗讚王以饗福酒也卽
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
未用皆實於篚既飲皆反於篚知此下堂反於篚也
○傳太保至曰酢○正義曰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卽
用王同故太保以盥手更洗異同賁酒於同中乃秉
璋以酢祭於上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
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
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

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乘璋以酢是報祭之事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酢訓報也故報祭曰酢飲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傳宗人至受命○正義曰上宗為大宗伯知宗人為小宗伯也太保所以拜者白成王言已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為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已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王答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答拜也王既祭則奠同於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既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於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言拜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傳太保至相備○正義曰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受前所受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齊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齊至於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

於太保言齊至齒則王饗福酒亦齊至齒也於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傳太保至所白○正義曰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為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答拜敬所白也以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之

諸侯出廟門俟

傳

所處故曰廟待王後命○處昌

呂反

疏

諸侯出廟門俟○正義曰廟門謂路

寢門也出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八



